

1909

陸丰文史

第七辑

广东省陆丰县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会
编



陆丰文史

第七辑

主 编 凌 弘

副主编 张子君

广东省陆丰县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九四年六月

学习历史
发扬光大

一九八四年
六月二十日
李焕

中共汕尾市委常委、陆丰县委书记李焕题

文裁光輝
史鑑古今

陳佛枝

五九年六月

中共陆丰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陈佛枝题

目 录

彭湃与陆丰农民运动	凌 弘 (1)
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前后——	
陆丰三次武装起义经过	凌 弘 (14)
陆丰龙山书院简史	叶 纵 (21)
解放前陆丰县师范教育情况简介	官蔚成 (24)
林启恩纪念中学小记	张晓华 (27)
卢锻炼传	卢大隆 (30)
欧汝钩在陆丰二三事	陈清泉 (33)
陆丰县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事件	张子君 (37)
龙潭水库	陈正气 (39)
佛教古刹清峰寺	庄良波 (46)
甲子道教玉清宫简介	庄良波 (49)
陆城历史文化古迹——三山国王庙简介	马毓英 (51)
一片爱心献故乡——	
记旅港同胞陈顺泉先生	凌 弘 (53)
陆丰县基层行政区划沿革概略	郑建诚 (57)
麻风寮	陈俊儒 (72)
陆丰县之最	凌春鹏 (75)
陆丰县(福佬话)方言俗语初探(六)	陈俊儒 (77)
读史参考	凌 弘 (84)

彭湃与陆丰农民运动

凌 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声震中外，彪炳史册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虽然，海陆丰农民运动后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但是，当年成为推动全国农民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发源地，海陆丰农民运动这一段光辉历史，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本文主要纪述彭湃同志关怀、支持和领导陆丰农民运动的经过情形。

(一)

彭湃，1896年10月22日生于海丰县桥东村，乳名天泉。

彭湃的祖父彭藩，号南金，是工商业地主，拥有地租1600余石，开设“彭名合”、“经记”等商店，拥有房产40多间，鱼塭3处。彭湃父亲彭辛，一名寿殷，号恢哲，从商。嫡母王氏，生三男一女；庶母周凤，生三男三女，即彭汉桓、彭湃、彭述、女彭素华、彭娟，还有一女嫁北笏村，称北笏妹。

彭湃5岁开始读私塾，7岁进小学读书，14岁进海丰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8岁进海丰中学读书，21岁往广州广府中学读书，当年夏经陈其尤介绍，前往日本东京，进成城学校读预科，取名彭湃。后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读书。

彭湃在日本期间，正值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与留日的许多中国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5月回国，不久，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6、7月间在海丰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成员达70多人。7月30日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10月1日被委任为海丰县劝学所长。1922年（26岁）1月1日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彭湃任局长。

在此期间，彭湃先后领导海丰学生拆城活动，并成立“赤心小组”，受到海丰土豪劣绅的对抗和捣乱，5月4日彭湃组织海丰“五·四”大游行，反动派极端仇视。5月9日遂被免去教育局长职务。1922年5月14日与李春涛创办《赤心周刊》宣传社会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并发表《告农民的话》等文章。

1922年6月下旬，彭湃深入农村，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到农村头两天，由于衣着与农民不同，讲话过于文雅，农民有戒心，都敬而远之。第三天起，彭湃身穿粗布衣裳，头戴斗笠，赤着脚板，并采用当地通俗语言作宣传，有时自己唱歌或带留声机，招来农民，使农民感到亲切，语言动听，道理深刻，从而得到农民的信任与敬仰。7月29日，在海丰城“得趣书室”成立了“六人农会”。8月，农会创办“父母会”，后改称“济丧会”，农会会员家中的老人去世，会员们互助互济，深得会员拥护。因而农会组织逐渐扩大，至10月25日成立了“赤山约农会”。

（二）

陆丰是清雍正年间从原海丰县属的坊廓、石帆、吉康三个都划出成立的一个县，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同海丰

联系在一起。陆丰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得到彭湃同志的重视和支持。彭湃在海丰发动组织了“赤山约农会”之后，为了发展农民运动，1922年10月先后派林苏、余创之到陆丰的潭冲、东山村（现属潭西镇）、浮头村（现属上英镇）等地宣传农民要组织起来，发动农民参加组织农会。当时最先参加农会会员的有林水琪、林佛助、庄妈虾、庄妈窑等农民。不久，陆丰的浮头潭冲、大楼乡等成立了较早的乡村基层农会。以后又派李劳工、郑志云等多次到陆丰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同时，彭湃派杨其珊、肖河源、叶春合、范照南、罗子华、张子炎等到陆丰的新田、河口（现为陆河县的新田镇、河口镇）等地农村发动组织农会。年底陆丰附城区的东山、浮头、长埔、潭阳，新田区的参城、新围、仙草径等乡村相继成立了乡村农会组织。

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为使陆丰的农民运动更快的发动组织起来，1923年3、4月间，彭湃同志亲自到陆丰宣传农民运动。彭湃同志曾在陆丰县城东海镇马街头、马街尾、迎仙桥头、真君庙前等热闹的市区宣传农民必须组织起来的道理。由于陆丰县城赴圩的农民曾听说过彭湃在海丰县城龙舌埔召开农民大会时，郑重宣布他家的“田归还农民兄弟”并当场把田契一张一张烧掉的“彭湃烧田契”的壮举，现在又亲自聆听到彭湃同志讲的革命道理，陆丰的农民十分感动。彭湃还深入到附城及大安等区的农村去宣传和组织农会。他到附城区的下林、竹树墩、大雾等乡帮助农民车水、耕田，休息时在田边树下与农民攀谈；晚上，提着船灯到农村的闲馆做工作。他用“耕田亏本”算帐方法启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彭湃纯朴的革命热情和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演说，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鼓动性，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许多一字不识的农民，在事隔多年以后，仍能清楚地记起当年他讲过的原话。

在彭湃同志的指导下，不久成立“陆丰县农会筹备会”，会址设在东海镇旧圩六板桥的林氏祖祠。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有郑重、庄梦祥等人。由于彭湃同志充分利用孙中山先生与中共领导人建立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有利政治条件，并亲自到陆丰来，在县城和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终于点燃了陆丰农民运动的燎原之火，使陆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迅速发展。

(三)

陆丰县农会筹备会成立后，当时，到筹备会登记人会或询问有关农会问题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就有上百户前来参加农会。因而，许多的基层农会在农村建立起来。如附城区的潭冲、浮头、东山、东埔、神冲、蕉坑等村，新田区的新围、参城、仙草径、激石溪等村，河口区的黄牛寮、黄枝圻、硬土乡等村，大安区的黄圻村，还有上护等地都相继成立了乡村基层农会。到1923年6月下旬，陆丰全县共发出会员证有8000张。由于乡村基层农会建立，会员人数不断增多，彭湃同志认为成立陆丰县总农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于1923年6月23日，陆丰县农会筹备会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陆丰县总农会，选举执行委员9人，彭湃任会长，副会长为郑重。下设宣传、教育、仲裁、交际、农业、调查、财政、文牍、卫生、庶务10个部，林蕴川、陈淑炯、朱怀生等为执行委员，分别负责各部门的工作。其他方面，如农会旗、纲领等均与海丰农会相同。25日代表大会闭幕，即日在洛洲埔举行县农会成立庆祝大会，宣告全国第二个

县级农会成立。到会群众 7000 多人，为陆丰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农民大集会。彭拜、李劳工等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会后举行游行，农会会员们精神抖擞，舞龙舞狮，敲锣打鼓，高呼“农民万岁”等口号，队伍经过陆丰县城的主要街道，大大振奋了农民的革命精神，扩大了农会的影响。县总农会成立后不久，农会组织很快扩及到金厢、碣石和甲子等区。

陆丰的农民运动，有了彭拜同志关心、支持和亲自领导，不但做好思想发动，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而且组织了农会，团结了农民，逐步形成了一股革命力量，并在各地进行了一些反封建的斗争。如陆丰的新田区就较早开展了此类斗争。该区地处陆丰西北部，是与海丰、惠阳、紫金三县交界的山区，其中包括新田、联安、上护、激石溪、罗庚坝等几个乡，人口 10000 余，耕地较少，平均每人约 1 亩地。而耕地 80% 以上为地主和公堂（会）所占有，且大多为附近地方（包括邻县）的地主所拥有。农民中贫农占 90%，尤以佃农占多数，农民穷苦异常，反抗精神很强。加上姓氏复杂，宗族势力较薄弱，农民所受压迫多来自外地。这些都是促使该区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有利条件。当时，在他们的领头人肖何源、范照南等在海丰加入农会，接受任务回来后，初以“更寮”为主要活动据点，和以“更寮”的人员为主要活动对象，先在参城、新围、仙草径、上护等村秘密组织农会，形成集体力量，逐渐开展农民斗争。仙草径农会在肖何源的带领下，进行了三次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吸引了不少农民前来参加农会。一次有一姓柯的粮官来仙草径征粮，对农民多方敲榨勒索，秘密农会便发动群众，搜集他的劣事，联名向县控告，逼于证据，县政府不得不撤了他的差，使农民第一次出了一口气。

又一次一位农民死了一头猪，新田区派人来收猪捐，群众不满死了猪还要交税，农会发动农民支持死猪者拒绝交税，因人多势众，吓得收捐者狼狈而逃。再一件，年终有部分农民酿了些酒自用，新田区又差人勒逼交税，农会发动群众到县里控告，县政府因征收条例本无此规定，使这场官司又打赢了。仙草径农会的斗争大都采取合法形式，而在斗争中显示了农民组织了农会，能够发挥集体力量，迫使当时政府反动势力不得不有所畏惧。这类小型合法的斗争，在陆丰不少乡村农会都有行动，进一步锻炼了组织起来的农民，显示了农会的威力。

由于陆丰县成立农会不久，就发生了“七·五农潮”，海陆丰的农会组织同被军阀政府布告取缔，强行解散，使海陆丰农民运动处于低潮。

陆丰这次成立的各级农会时间虽短，但对陆丰农民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发动，是农民群众大觉醒的表现。他们认识到地主不劳而获，农民受地主剥削，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以及农会是为了农民办事的机构，农会组织起来后，将来可以减租，可以为保护农民的利益进行斗争。总之，初步唤醒了全县的农民，为后来海陆丰的农民斗争和革命斗争作了思想动员和准备，对农民冲破封建势力的罗网，走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四)

农会被军阀政府解散后，纷纷转入地下活动。新田、河口、上护等地农会员组织了秘密团体“贫人党”，附城、甲子等地农会员则组织“十人团”，以“生为农会人，死为农会鬼”的决心和气愤，结成团体，坚持斗争。

凡参加十人团、贫人党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挑选，而且要履行手续和举行仪式。其仪式要杀鸡、喝鸡血酒和宣誓等，借以强固对团体的观念。陆丰新田区的仪式是每人各拿一支点燃的香，整齐地站着，齐声诵誓词，然后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香烧个小孔，接着将香甩灭，以示决心。誓词不完全一样，有的誓词为：“忠心义气，大吉大昌，负心背义，五雷打死半路亡”。各个组织都举有领导人，有严格纪律，活动都很秘密，虽夫妻父子间也不能泄密。彼此之间的联系，有联络暗号。一般是用手势进行联系，以证明对方是否为同志。这种农民的秘密组织，从它的誓词及仪式等看，沿袭旧的秘密结社的形式，以保持团体的秘密，成员的忠诚，能够团结一心和开展斗争。

十人团、贫人党的活动，以农村中农民经常聚集的闲馆为主要场所，串联和组织骨干，同时也利用这些场所传播各种消息，以引起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情绪。十人团、贫人党比较普遍地是发动群众以拒交、拖欠或敷衍等办法抗交粮饷、捐税。有的地方抗交地租或与地主吊田作斗争。

1925年春，广东革命政府为统一广东，决定东征讨伐盘据东江的军阀陈炯明。东征军从广州、东莞、淡水到海陆丰，3月1日东征军克复陆丰县城，随后，召开了陆丰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恢复成立“陆丰县农民协会”。选举庄梦祥为执行委员长，吴祖荣为副委员长，张威、郑重等为执行委员。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即派出宣传组织员到各区乡恢复建立农会，并组建农民自卫军，使农民运动又进入高潮。

东征胜利后，徐健行到陆丰任县长。徐健行到任2个月，“对于地方，毫无设施，且日以铲地皮为事，将各区区长，作为商品，

或贿以 300、400 元之人，即派为区官，任之为非作恶，民间受其苛勒之惨不堪言状，显明较著者有几件：甲、再追缴前日陈逆（陈炯明）所派军饷；乙、沟通劣绅勒索贫民军需；丙、苛收无理杂捐，如牛捐、猪捐、棺材捐等……该（陆丰）县城资本家，倚借徐县长势力，批勒杂捐，并骗买人家妇女、卖为娼妓”。在徐健行庇护下，“各区警察，每到乡村收勒税时，常发其淫威，叱男惊女、掠鸡杀狗，苟索勒不遂，则拿人封房，土匪之害，不过如此”。陈炯明创收鸦片捐税，强迫乡民种植鸦片烟苗，贻害地方，遭一致反对。东征军到后，已宣布禁止。“但现陆丰县长于收鸦片烟灯捐之外，仍派沈某为专员，征收鸦片烟苗捐，种种办法，仍照逆军旧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陆丰县农民协会在逐渐发现徐健行的劣迹后，曾派代表向他交涉，严正指出其明目张胆地违背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关于保护农工利益的决议、法令。而徐健行不仅拒绝接受劝告，反以武装驱赶代表。时负陆丰党、团、农会领导职务的张威、庄梦祥等乃集合了各方意见，专程到海丰向彭湃作了汇报请示。彭湃为首的中共海陆丰特支认为，徐健行完全是个右派分子，必须与之斗争，才能扫除陆丰农民运动的障碍。海丰农民协会以与陆丰毗邻，两县农民的命运休戚相关，也决定给陆丰农民以大力支援。

5 月 4 日，彭湃、吴振民率领黄埔军校 10 余人，海丰农民自卫军 40 余人，农民运动讲习所 40 余人，全副武装，前来陆丰质问徐健行。一路上旗帜招展，喇叭声扬，经过乡村，多备茶水，甚表欢迎。是日抵陆丰县城，住县农民协会内。彭湃一到便找徐健行，而徐闻知彭湃率武装前来，已逃往汕头粤军司令部躲避，并要求他的上司庇护。彭湃因徐不在，遂协同陆丰各团体晤见县

公署总务科长，订定以后应行条约：“一、各机关职员，不是国民党者撤职（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视国民党为革命派）；二、即时组织粮食救济会（办法另详）；三、筹出本党农民协会费 5000 元，并将县议会所有款项，拨给农民协会为常款；四、以后筹捐征纳，绝对不能要无产农民负担；五、对于各区反对农民运动之劣绅，一经县协会报告确实，应即拿办；六、取消各项陋规。”

彭湃鉴于各区广大农民非常穷困，亟需积极设法援救，便于第二晚召集各机关团体代表开会。在彭湃主持下会议决定：“一、严禁运米出口：甲、绝对的禁止出口，以县为单位；乙、相对的禁止出口，以区为单位。二、调查富户积谷，令其即时开仓平糶。三、筹款购米来县：甲、地方公款建‘义仓’，乙、募款、每股五元。又经彭湃提议成立粮食救济委员会，推定出国民党陆丰县党部 2 人、陆丰县农民协会 2 人、陆丰县公署 2 人、新学生社陆丰分社 1 人等 7 人为委员，互推 1 人县公署代表彭翊寰为主任，县农协会庄梦祥为秘书。”

第三天，陆丰县农民协会召开会员大会，到会人数八九百人（多为各区代表），由彭湃、吴振民、张威相继讲话。最后决议：“驱逐徐健行、选举新县长，取消杂捐，取消 40 元以下所提军需，要求县署将所提军需一概列出。”

同时，彭湃带来陆丰的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分别深入到附城各乡村进行农村状况调查，并对农民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

随后，陆丰县农民协会向国民党中央、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及广东省政府等发出通电，揭发徐健行“受贿卖官、苛勒种种罪恶。”《陆安日刊》也两次刊登新闻，披露徐健行“对于农会及农民无不肆意摧残”的事实，指出他是“一个反革命腐败分子”。

不料徐健行在他后台的支持下，竟然采取报复行动，电会陆丰县公署总务科长、县游击队长严办农会，以致陆丰县、区农会损失惨重。为此，陆丰县农民协会再次向国民党的党、政、军发出通电，指出“似此违背党章，顽抗上令，不叩撤究，何以儆效尤而维护法纪，乞迅赐明令以慰群情”。

在彭湃和海陆丰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对徐健行的坚决斗争，终于达到撤消徐健行的县长职务，并将其驱逐出陆丰。这是陆丰农民第一次驱逐破坏农民运动的县长，在广东也属首例。

不久，中共海陆丰党组织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关系，委派共产党员刘琴西到陆丰任县长，刘县长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疾苦，赤脚戴笠，俨似农民，人称“农民县长”。他到任后就抓了两件事，一是接受县农民协会的意见，在县署院内召开有很多群众参加的判案大会，他事前亲自查明，然后在会上把前任投入监狱的被迫害、被冤枉的农民及其他被冤的人，公开宣布无罪，一一开释；二是协助李劳工筹措经费，组建县农军。在刘琴西主政时期，农民协会代表积极参加县政工作，陆丰农民运动发展很快。特别是发动农民声援“五卅”运动，支援省港大罢工，抵制英国货等反帝行动，使农民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实践证明：农民运动必须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彭湃同志先在海丰成立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总队，由李劳工任总队长。1925年5月彭湃派李劳工到陆丰，协助陆丰县农民协会组织训练脱产的农民自卫军中队，以适应农民运动大发展的形势。

后来，由于第一次东征逃窜到闽南的军阀陈炯明残部又重陷海陆丰地区。当时，经受过训练的陆丰农民自卫军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先后多次击退陈炯明残部先头部队的进攻，并大力支持

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的东征军，直至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军克服陆丰城，由农会公推中共党员张威代理陆丰县长，对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又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1月，省政府委派李崇年任陆丰县长，此人是国民党内新右派分子，一上任就对陆丰农民运动进行多方指责，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也诸多限制，气焰十分嚣张。他最为农民反对的是纵容豪绅地主压迫农民，突出的事件如五云洞（现为揭西县五云镇）乡农会与上砂（现为揭西县上砂镇）乡反动分子发生矛盾，五云洞农会数名农会会员被上砂地主武装杀害。李崇年竟然颠倒黑白，诬蔑五云洞农会为“农匪”，公开袒护上砂反动分子，要五云洞农民协会与上砂反动分子具结了事。但此时的陆丰，农民协会已逐步健全成熟，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各群众团体也先后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是周恩来自1925年冬起担任东江行政委员，管辖东江地区25县，在周恩来和彭湃领导下，东江许多县组织了农民协会。鉴于上述情况，在中共海陆丰地委领导下，陆丰农民协会联合各群众团体决定驱逐新右派李崇年。2月中旬，陆丰开始了各界游行集会，揭露李崇年的罪行，要求上级政府撤换他的县长职务。共青团发动陆丰中学生组织了演讲队，携带标语传单到附城乡村发动农民群众，并在县城出版揭发李崇年的罪状专刊。县农民协会还发动各区农民团结起来，开展“驱李运动”，并于3月间在县城举行了驱逐李崇年的农民武装集会。县农会领导在会上演说，然后全体武装农民开到县公署门前高呼“打倒李崇年”、“把破坏农民运动的李崇年驱逐出去”等口号。农民武装的巨大威力，迫使李崇年逃离陆丰。

此后，陆丰的农民运动大大发展。到1926年5月，陆丰全

县有 10 个区农会，510 个乡村农会，农会会员达到 65000 人。陆丰县农民协会于 7 月发表《减租宣言》，号召实行三成减租，全面开展减租斗争。而且，党、团组织不断健全，还先后成立了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学生联合会、县妇女解放协会等人民团体，互相配合支持农民运动。

1926 年 8 月，召开了陆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扩大农会组织、扩大农民自卫军，剿灭逆党（指陈炯明残部），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全面实行减租减息，兴办农民教育事业等决议。大会关于减租中的具体问题决议，规定了若干细则。它规定：“一、现年田租、园租，田仔（指佃农）仍一律照十四年（即 1925 年）所还实额减三成。二、凡旱田、山园及潮田等，系耕分者，佃户分得六成五分，田主分得三成五分。三、会员于十四年份非依照减租决议案还清者，则十四年份所欠之租，不得当作未减租以前之旧租取消。四、佃户送租还田主时，一担每十里由田主给运费银十毫，但在同乡或不及半里路者，则免给送租运费。五、取消‘三下盖’（即：地主收租时，用斗盖反复三次将斗内稻谷压得实实的）、伙头鸡、伙头钱、伙头米等苛例”。大会之后，陆丰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农会会员达到 7 万人。且各级农会更加健全，成为有权过问一切的权力机构。农民自卫军也进入大发展时期，县有常备农军中队（后发展为大队有 200 多人枪），区乡农民协会都有几名到几十名的脱产农军，乡村还有数以千计的不脱产农军。这支由共产党掌握的农民武装，一方面扫除陈炯明残部杨作梅、罗一东等的部队；一方面维护农会利益，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减租以及扫除县内地主的武装组织“讨赤军”，消灭土匪，维护治安，起到了支柱作用。